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陳子麐　參校

徐司空巡撫河南奏議

疏　徐恪

地方五事疏

徐公行之五事一州大被其利

一興水利以備旱荒。臣聞歲事無常。稔旱荒居多。荒政非一端。水利為急。先王疆理井田溝洫之制。遍及

中國雖有旱溢不能為患其利博矣下至戰國魏用史起鑿漳河秦用鄭國引涇水亦皆富國强兵卓有成効此宋儒朱熹水利之說胡瑗水利之教所由起也竊照河南郡縣自去秋八月不雨至于今夏閏五月赤地相望流移載道和氣乖隔禱祈罔應所謂旱荒無大于此伏念天意所在固非人力可回而水利之興乃吾人所能致力者然與其徒悔于已往不若預圖于方來訪得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金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許州有棗祇

河渠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自此之外故渠廢堰在在有之浚治之功灌溉之利故老相傳舊志所載不可誣也但歲久堙蕪難于疏導間有談者率多視爲迂闊臣嘗以爲當此大旱時月若得一處之水可濟數頃之田不致袖手待斃如是之無策也豈可憚其難而不爲乎此雖行令分守分巡官提督修舉然百責攸歸未免顧此失彼况中間經行去處多被王府屯營侵塞及勢要之家占作碾磨非專委任而止付之守巡更代不一臣恐難以責成

也看得河南布政司撫民右叅政朱瑄素有才謀不避艱險委之專理其事臣愚竊以為可合無請勑朱瑄不妨撫民親詣前項渠堰再行相度尋古之迹酌今之宜量起得利并附近居民次第興舉原置閘處仍舊置立以時啓閉各道缺官不許輒委分守俾得從容往來展盡心力期以三年必能就緒仍將得利之家地土頃畝逐一勘明籍記在官遇旱則官為斟酌驗畝分水以杜紛爭其豪强軍民敢有仍前截水溉之禁今惟行之濟瀆諸泉安置碾磨占作稻田者依律究問枷號示衆以後理

塞就二得利兩民併工開濬有潰決處亦就培築隄防務圖經久如此雖不泥于井田溝洫之制將見遠近聞風爭求容利而旱荒不足憂矣

一均祿俸以節糧儲切照河南所屬府州縣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于國初各府郡王并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于國初以其所入供其所支已不相當況稅糧之起運京邊等處者俱係得過人戶輸納至于存留本處者多貧難人戶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卒難完足而水旱災傷十

常六七、所謂倉厫、率多空虛、以故郡王將軍祿米、不得當年全支、往往先期預賣、取給目前。遂致日用不（賣與富宗者多）敷。上孤　朝廷篤念親親之意。臣自受命以來、是慮是圖、竊念天之生財、不在官則在民、在民者決不可法外加增、在官者豈可不于數中裒益。今查得郡王將軍祿米、本色折色中半兼支、如郡主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五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反多一百石、郡主儀賓與奉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奉國將軍、亦多一百石。且

儀賓之選多是富室子弟囊有餘財廩有餘粟經營貿易生計百端作賓王家榮幸已極豈圖厚利以附益之況葭莩之親比與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不宜過多乞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河南等布政司將各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該得一半祿米比照郡王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兼支儀賓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各裁一等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惟復不須裁等一體中半無支庶使疏不踰戚廩亦有儲而各府歲計不敷之數亦可少

補矣、
一處拋荒以蘇民困、據河南布政司呈開封府河南懷慶等府、拋荒地畝、數萬餘頃、該糧數萬餘石、益因連歲災傷、人民離散、外來軍民、畏懼糧差、不肯盡數承佃以致田地拋荒、糧額如故、及照彰德府湯陰縣硝鹻地一千二百九十餘頃、該糧一萬六千七百六十餘石、衛輝府輝縣金章沙岡等十五社石沙壅壓地七百五十餘頃、該糧六千八百五十餘石、俱不堪耕種、又有永城縣新增地二百九十一頃該糧九百

六十石三斗、先前踏勘之時、被人多報四十八頃、至今挨無下落、此等地糧、未免貽累見在里甲、倍補、年復一年、民力愈困、稅糧之入、原額漸虧、乞行查照事例、將前項拋荒等項地土稅糧、具奏減免等因、備呈到臣、竊惟古者因田制賦、今俏嵯沙壅之地、種植不生、而稅額如故、是有賦而無田矣、古者因民授田、今逃移拋荒觸處皆有、雖照原擬、輕則召人承佃、多懷疑懼、不肯盡從、官不得已、乃攤稅于一里之民、分耕代出、貽累貧乏、相率以逃、茲又一切洒派、通攤一州

一縣之民戶口減耗歲計愈虧是有田而無民矣臣聞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癘不免舉貸逋欠況使代他人賠出乎夫使一家代出一戶之稅有識者尚以爲憂今又責令倍出三戶四戶甚至有六七戶者民何以堪若不早爲之慮誠恐數十年後逃者遺數日增存者攤數日積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官亦不可以爲政矣該司所呈不爲無見查得景泰年間以來府州縣續報起科稅糧比之國初已增一十二萬石其水衝沙壅拋荒之數節

奉恩詔、許令踏勘開豁及蠲免、所司執礙、未遑舉行、有孤　列聖子惠困窮之心、甚可惜也、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使民失其恒產、至于飢困流離、恐非朝廷培固國本之初意也。乞勅該部計議。合無行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等官、親詣前項州縣、將所呈拋荒等項地土、從公踏勘明白、各照見行事例、有人承種者、每秋糧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草一束、折銀二分、夏稅小麥、雖未定擬、然比之米價頗輕、每石量減銀五分、無人承種者、不分夏秋、每石各減銀一錢、待

業主回還照舊仍納其硝鹻沙壅堪耕種者每夏麥一石二斗秋糧米一石各准闊綿布一疋俱存留本府收貯以備衛所儀衛司官軍校匠人等俸糧支用若民果散亡產無下落及水衝沙壅不堪耕種者亦乞查照節奉恩例量爲除免臣之所言似于國計少損然以續報起科稅糧通計乘除實亦無損于國初原額且使疲憊之民得免攤稅之患安居樂業生聚日繁逃者聞風亦將謳歌思歸而國本益以固矣

一清狡餘以靖地方竊見先年趙王之國之時原有

隨侍校尉俱在彰德府安陽等縣置買田產已成家業後蒙裁革止將校尉正身調取錦衣衛遺下戶丁尚多仍彼居住既不管束于本府又不寄籍于有司兩相影射脫免差徭習成山野罔知法律或窩藏各處逃民及犯法亡命之徒或仍假校尉名目撤騙良民搶奪財物强占地土少不如意輒以人命誣賴事發到官無憑提問及至責令地方火甲挨拏急則拒捕緩則脫逃卷難杜絕有傷理體節該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驛竈醫卜工樂諸色人戶並以籍爲

定若詐稱各衛軍人不當軍民差役者杖一百發遣
遠充軍欽此欽遵仰惟 祖宗立法初意版籍所以
別戶口律令所以齊人心差徭稅糧咸有定額上下
定分姦偽不生今前項投餘版籍不載律令不加一
任自由譬如馬無羈勒豈易控御非特趙府為然其
餘王府遺下改調戶丁恐亦有此乞勑該部通查各
處王府改調護衛等衙門軍投人等遺下戶丁如有
似前兩無籍貫其脫免差役者果係在營無丁起解
補役其在營有丁與多餘之數盡發所在有司寄籍

當差、貼柴聽繼、如有仍前脫免不當軍民差役者、比依前律問發邊遠充軍、永為定例、庶幾人有定志、而姦弊無所容矣、

一省餽送以全使節、伏惟　祖宗以來、凡冊封親王郡王、必遣廷臣為使、持節將命、及其有喪、復遣廷臣掌行典禮、皆所以篤親親之仁也、使臣至其國、王必盛設晏享、厚其餽送、蓋尊　君命、重王臣、亦禮之宜然者、但祭廩盈縮、各府不同、其豐盈而有餘者、餽送銀段等物、不勞自集、其歉縮而不足者、則必數月經

嘗或減直賣祿或借息稱貸苦心焦思始克具辦以成享禮遂致帑廪日虛歲用常乏逋負增積益難爲繼 英宗皇帝軫念及斯嚴立禁例雖有餽送不許接受然奉使之臣人品懸絕固有剛方清介却而不受者亦有不拘繩撿以爲分所當然受而不辭者甚則執贄私覿務求滿意如或未饜又復執贄于謁郡王其富而好禮者則延以酒席贈以綵段否則辭之如孝大王亦近以國法森嚴其風少戢然燕勞迎送當國之費尚不貲也以疾拒而弗容實由艱窶使然非吝嗇也昔晉韓起聘于鄭求一環焉子產弗與其言曰君子非無賄之

難而無令名之患。及其買諸商人。子產又以爲不可。曰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趙辭之。夫韓起列國之大夫也。私買玉環。子產猶以爲不可。而况天朝之使。豈可違例公受餽送乎。餽送且不可受。而執贄以干謁之。又可乎哉。臣愚竊以辭受取與。士之大節。于此一虧。他美莫贖。欲預保全。須申戒飭。且國體所關。不可不慎。乞勑該部計議。合無查照前項事例。再行禁約。庶使奉使之臣。得以永終令名。而王國之費。亦可少省矣。

定訏謨以袪河患疏　　袪河患

竊惟天下之事有不可緩之勢有不可不恤之情大要在于保全國計慰安人心而已而慰安人心又爲保全國計之本夫黃河之水萬里而來奔激走徙古今不常天下之害莫加焉國家財賦倚重東南去海道之艱危即會通之平穩天下之利莫加焉惟濟寧臨清一帶水源短少易得枯涸往往置閘築堤積水行舟今河决而北直趨張秋又決而東長奔入海將使運道中絕東南財賦恐難遽達京師今日疏濬挽

塞之功、誠不可少。所謂有不可緩之勢者此也。然河南地方三四年間、天鳴地震、星隕冬雷、警災迭示、人心危疑、加以飢饉薦臻、死徙殆半、賦役頻繁、貸﨟輸納、仰事俯育、皆無所望、故復業之民、旋復逃走、恆產之家、亦少固志、于斯之時、可靜而不可動、可養而不可用。所謂有不可不恤之情者此也。夫勢不可緩、而情在所當恤、茲欲兩全而無害。處之必有道焉、謹按地志、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

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于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北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始于黃陵岡之決也）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廑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鼈，特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

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黄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黄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効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爲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沈璧馬禮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塞決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害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

之不可已者。烏可以一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遏回。且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討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

平計其工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工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于履陸一夫之牽挽過于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

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于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庸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為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椿草鐵石舡埽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為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于

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三法鈌一不可之工料口檣皆（公前以疏濬築治河三法欲并治南北堤岸）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瀝懇具陳不為無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溢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詎將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在疏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僭陳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乘

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戶糧之需。小民聞知。必將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人心哉。仍乞再勑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椿草等料。得預為計。臣雖庸劣。亦當

仰體　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消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于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于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扺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詢群策用工人夫

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歡悅，則用工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債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 皇上再勑在廷群臣，詳處而行，必求萬全。又按古禮，水旱癘疫，禜于山川之神。今大河之神，著在祀典，配享南郊，炳靈西瀆，患久未平，亦宜祭告。伏望 皇上齊明以格天心，靜一以契地道，仍勑翰林儒臣撰告文一通，內降香帛，專遣大臣前來致祭，如漢武帝沈璧馬故事，庶幾神

其後劉忠宣南濬賈魯河一帶以分水缺又浚孫家渡口別開一河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汙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一由亳州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縣長垣東明曹單至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蓋與公謀畫相同也

人協相而成功可必矣

聚屯田以祿宗室疏　聚屯田

此疏有釋宗祿但非盡力辦臣不能行也

竊惟田以出賦而欺隱者法不可容祿以親親而有田者租亦可抵是故漢有聚田之詔唐有祿田之制而況弊生于先年之因循食之于今日之支用苟無善處之術何以增國稅而厚親親哉伏覩皇明祖訓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皆有常祿無給賜莊田之制其護衛屯田與各衛所屯田事體相同亦所以廣儲蓄省轉輸足兵食之計非為藩國之私比年以來宗室

日繁供億日多而田賦有限支用歲增故戶兵二部以軍餉為慮相繼奏陳要將衛所及親王改調護衛屯田清查還官正欲核實遺漏以補不足今河南彰德等衛所被人盜賣侵占屯田俱已清查明白撥給旗軍舍餘種納繼原設安吉寧國二衛河南等三護衛于永樂年間改調別處遺下屯田俱無撥給卷冊可查今周府并原武遂平胙城永寧汝陽鎮平各王所奏則稱護衛屯田先以撥給附近軍民領衆納糧封丘王所奏則稱本府莊田即是護衛屯田以臣觀

之、各郡王皆出周 府。當其分封之初、祿米定于 朝
廷、而莊田之名猶未有也。周王憑何給授、而能分與
各府。若是其多、其爲占隱屯地無疑。封丘王所奏、頗
以首實、但歷年已久、傳及子孫、享有歲收、似乎世業、
一聞清查、如失固有、節吊卷查、又無一字憑據、及至
乞恩分豁、卻又彼此矛盾。况王府祿米、官軍月糧、俱
在存留稅糧、及屯田子粒內支用、若不隨宜處置、未
免積弊難革、歲用難繼。查得徽府莊田、包占魯山縣
民人土地、該納稅糧、准作本府祿米、今照各府占種

屯田，與徽府前項莊田事體相同，若以輕則起科。准筭祿米，揆諸人情。似亦頗便，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仍行各處按察司管屯僉事，督同長史等官，將各王府占種屯田從實踏勘明白，仍令照舊管業，每畝三升起科，俱照徽府莊田事例，准作本府祿米正數，若有多餘，分給本府鎮國等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餘下歲派存留糧，却備官軍支用，勘有不實，罪坐各官，若糧有增益，仍照該部原擬量加歲擺，如此則王府不失所有，而無分擾之請，國賦又得加增，而無不足之

愛、朝廷于褒賞之典、親親之恩、又兩得而無遺矣、

專將守以靖地方疏　專將守

臣聞將必知兵、兵必知將、古今之通論也、蓋兵將相知、則緩急可以調發、而無失机悞事之患、使或將在此而兵在彼、則情志乖違、不相知矣、平居無事、猶之可也、有警之際、變化倏忽、而欲循常以遥制之、失机誤事、勢所必然、洪惟我朝邊防最悉、凡有要害、皆設衛所守禦、尚慮緩急失宜、復命大將以統御之、如靖虜平蠻等將軍是也、宣府大同遼東榆林等處揔兵

官亦皆各守信地平居則操練軍馬有警則相机策應廟筭神謨所以慮患者至矣謹按河廣一省地方廣達鎮遠等衛接連廣西郴州宜章等千戶所接連廣東施州等衛接連四川俱係要害等處往因邊備少缺蠻夷乘虛入寇衛所官軍各自為保遂被破壁圍城阻塞要衝勤勞王師征勦數年始克平定用是專設總兵官掛平蠻將軍印在于常德府住劄欲其往來撫恤士卒操練軍馬遇警節應以靖地方非有重務應與鎮巡等官會議不輕到湖廣城內故事俱

此係內

存可覆按也（地何須掛設鎮臣）自成化十九年。前總兵官王信始用布
政司官銀買宅。專在湖廣城內住劄。繼其後者。亦沮
信計住劄湖廣。相距各境要害。近者一千五百餘里。
遠者二千五六百里間。遇賊情緊急。飛報不及。衛所
出軍截殺。或以衆寡不敵。或以常變無權。多致失誤。
如近日永州彬州賊是也。況今貴州廣西蠻夷猖獗。
正係命將出師之秋。按境去處。亦當戒嚴。而總兵官
仍在湖廣城內住劄。臣愚以為不便者。昔趙充國以
漢廷元老。將兵擊先零羌。猶曰兵難隃度。其不輕率

如此今之總兵多係勳冑雖軍旅之學得于家傳然其料敵制勝之謀恐亦未能盡踰充國也乃擇便利以居欲于數千里之遠遙制衛所机宜甚可慮也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叅議九年頗識其故今日之事不敢隱默伏願　聖明察先年建置之由鑒近日遙制之失特勑該部計議令無仍今總兵官專在常德府駐劄往來前項地方撫恤士卒操練軍馬務使士識將意將識士情據險守要常若對敵脫有緩急隨宜調度必若臂之使指無不如意矣

一節起運以充歲支疏　節起運

臣聞截長補短雖巧匠亦多苦心量入爲出在平時固所當講竊見河南一省親王郡王并鎭國等將軍郡縣主等儀賓三司并府州縣衛所長史司等衙門官吏師生旗軍校匠人等祿米俸糧以一年歲支計之共八十五萬四千八百九十石所屬府州縣額徵夏稅六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五石秋糧一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一十五石以一年歲收計之共二百三十八萬七千二百六十石今起運稅糧一百六十

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九石。存留之數、不過七十六萬五千二百八十一石。比之歲支。已是虧少。成化七年、陝西黃河套用兵。暫將河南存留倉糧、改運榆林。成化十九年、北虜犯邊、又將京倉黑豆、改運邊倉、是皆一時權宜。非定例也。因循歲久、未嘗復舊、其存留數內、又多逃移拋荒、蒙恩蠲免、雖嘗勸募開耕、未肯盡從、名額固存、實多虛數、加以水旱災傷、年年減免、雖有屯糧、不敷一歲之用、且如弘治元年存留有徵、不過四十二萬六十八石、弘治二年存留有徵、不過四

十六萬六千五百八十六石。弘治三年存留有徵不過四十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一石。以三年歲支計之遲少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五石。其弘治四年及成化二十三年以前者。又不在數。是以王府并衛所官軍校匠俸糧。經年缺欠。告急求哀。匪朝伊夕。固嘗設法補支。尚欠數十餘萬。查得天順七年夏秋稅糧起運一百五萬四千四百五十石。存留一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九十七石。歲支之外。尚存七十餘萬。是以官廩常充。民生樂業。雖有水旱。亦不爲患。比年以來

起運歲增。存留歲減上下焦熬而公私日以困矣。且（搜括日頻無以備地方意外之變矣于）

（而切）先年分封、止是周唐伊趙鄭五府、今則又增崇徽二府矣。先年祿米、不過七萬一千六百三石、今則增至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五石矣。先年兌軍不過十萬石、以後增至一十五萬石、今有增至二十七萬石矣。地不加闢民不加多。賦不加益。而宗支日蕃、供億日衆。起運存留不復舊規而欲歲計之足。倉廩之盈民生之遂軍伍之充。其亦難矣。竊惟汴洛自古都會之所其地四通八達。表裏山河。內可拱護兩京。外可

控制列郡比之三邊。尤為重要。然居天下之中。有事則首當調發。所宜重農積粟。養兵蓄銳。以備不虞。比因承平歲久。遂若無事。凡閭閻疾苦。腹心利害。多未之思。是以起運稅糧。比之先年。增多五十六萬七千五百二十九石。今上地所產。不過禾麻菽麥之類。而所徵價脚。乃係銀錢。又非民間所有之物。故催徵之際。米糧賤賤。以遠近價脚計之。大率三石以上。方致一石。民財既竭。軍餉亦空。一遇飢荒。即成流殍。脫有緩急。將何倚賴。近在腹心。其患有甚于三邊者。是又

不可不深慮也去秋七月臣以前項官軍人等缺欠俸糧數多無從措給撿出布政司成化十九年奏討河東運司該支小民食鹽未及欲望 聖明准令委官帶領軍民自去撈辦變易銀兩折補俸糧奏行戶部會官擬奏仰荷 聖明特賜俞允今又七月矣未蒙明示且前項小民食鹽例該關給非是分外希求敢再併及伏望 聖明憫中州生靈之困廣一視同人之心特勑戶部查照天順七年事例將本省弘治六年以後夏秋稅糧少派起運多與存留邊倉弁兌

軍糧仍改原派郡縣運納其前項官軍人丁未支俸糧更乞撿臣前奏早賜施行庶使倉廩無匱乏之憂道路省轉輸之費軍餉不缺而民力日以裕矣足食足兵莫此爲急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三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勒卣
　　　　　　　　　張　宮處中　參閱

楊文恪公集

書　　　　楊廉

與范憲副以載　律暦

承示兩山先生李公書，即黃鍾三寸九分，莽之縣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縣大呂至正

月之太簇增九分而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而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而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而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而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而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而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而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而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而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與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

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琯短長。本於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𢦏事書序高文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而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左右對待而言。與夫所謂以喉齶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處。一一指出。可謂得其三昧矣。今以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

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以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

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之法亦不可行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若謂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若謂此書之得其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淸濁之逆施下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康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非節氣之交皆有定

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定在某刻亦然宋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所差特四五時耳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亦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　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皆不得其傳若如此書之說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

如此謂非天授不可方今　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借無以二書獻之　闕下者所係豈細故哉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算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綴算舉例然不過爲二家之註腳亦終於聚錢鑄錯耳廉於李書窺見一斑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鮑書并徃執事聰明過人有人手處幸有以教我

記

南旺湖工部分司修造記　　南旺分司公署

漕河自儀真抵淮安。皆諸湖無源之水也。自清江直抵通州。皆諸派有源之水也。無源之水。如調服之馬。御之也易。有源之水。如泛駕之馬。控制為甚難焉。汶水北會黃河。過臨清。南會沂泗。過濟寧。又會黃河。過徐州。至淮河。豈非所謂有源之水哉。當其中分也。上下數百里。皆視之以為盈涸。寔漕河一大要會也。蓋在南旺湖之間、所設諸牐以為之蓄泄者、舊以管泉主事兼之、泉出泰山諸處、而主事者往來其間、至南旺則一歲之間、殆亦無幾、惟其歲至無幾、恒含於府

錙而已近年朱君寅菴管泉而兼之者、僨濟事一一具備、而謂獨于一公署省之、在物理有不當然者、乃請於總理河道侍郎趙公璜、公然之、於是經畫調度、始之以某年某月日、成之以某年某月日、公署既成、居幾何、總督漕運都御史叢公蘭、謂權不可以不專、官不可以贅設、乃歸朱君於諸泉、蔣王君鑾在沽頭、以其贅也、乃取擻焉、君至嘆曰、一椽一桷、一甍一石、出於朱君之勞厥心、而本於趙公之主厥議也、何可使之泯泯焉、以致後來者無所於考耶、遂具書南京、

屬于爲記竊惟諸牐之有部屬專官舊惟臨清濟寧沽頭三處而已今沽頭以黃河之出於徐州者浩浩蕩蕩十數年間水高於牐何啻丈餘固無事乎啓閉而南旺當汶水之分水大而游長水小而舟膠其所以爲之消息盈虛有不可以故常視者亦河道之蹊徑自然而然耳然則廢沽頭以與南旺豈非隨機應變之道哉夫運渠之利害大矣古今講求者衆矣以廷和之才識其於尚書宋公禮平江侯陳公瑄所以開其先者必盡得之至於前人所未到處亦當別有

所見異時謂南旺分水大有功於漕河吾將於廷和乎徵之或謂元虞集氏謂瀕海之地肥沃宜稻隄圩而田之其所得殆不止於歲運又謂我　朝大學士丘公濬謂海運不可不與此固可備一時之講說而恐非今日之切務也予願王君且姑置之或又謂司牌惟禁權豪爲第一義余謂王君不當其任猶能力抗貴近而庇豐沛之民矧當其任哉總漕計者之及於君亦以有見於此是爲記

鄒應常奏疏

疏　　鄒智

欽崇天道疏　聽言用人

此大之言可成法

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關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

然伈伈俔俔若不敢然甘於摸稜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　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

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羣居終日迹若擾斯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謫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

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
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評
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昔召對。接之以
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
采。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
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
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 陛下之
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
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

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勳碩德顧倜其爵監察御史强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疎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陛下飭王恕之癤輪駕强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効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

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 太祖高皇帝鑑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省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

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指某章爲某書。訓某字爲某義。殊無反復論辨之功。陛下之聽講也

毋歲有常月，毋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陛下於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應詔封事疏　進賢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

象也。臣竊惟 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犬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歟。伏讀 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

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
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
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
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 陛下之所以求
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
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
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爲 陛下陳之惟
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
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

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　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矢志

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為之開明朝政必為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　陛下尋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而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

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昪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曾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高皇帝爲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　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卷之終